



文選卷第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選

唐林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兼館學士臣李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首

設論

東方曼倩答客難首 揚子雲解嘲首

班孟堅答賓戲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首

孔安國尚書序首

杜元凱春秋序首 皇甫志安三都賦序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首

對問

對楚王問一首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

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

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

何士民衆庶未譽之甚也宋玉

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

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

陽阿薜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

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

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

而魚有鯤曾子曰聞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鱗蟲

慎曰鱗龍之屬也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青天翱翔乎杳

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

發晁晁之墟爾雅曰河出崑崙崑墟色白郭璞曰墟山下其基也暴鬚膏於碣石暮宿

於孟諸孔安國尚書傳曰碣石海畔山夫溱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

之大哉尺澤言小也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
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
所為哉

設論

答客難首

東方曼倩

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然不見用因著論

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當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

如淳曰都謂居也

澤及後世夫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

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

而不可釋

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之矣

好學樂道之効

明白其矣自以為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

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

郎位不過執戟

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意者尚有遺

行邪遺行已見上文也

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蘇林曰音胞胎

之胞言親兄弟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

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

孟子謂充虞曰彼一時也

此一也

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

相擒以兵

慎子曰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擾亂并為十二

謂魯衛齊

國未有雌雄

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春秋孔演圖曰

天運三百歲唯雄代起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孔叢子

曾子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身處尊位

珍寶充内外有倉廩藏曰倉君米藏曰廩澤及後世子

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

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天

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

異哉列子曰揚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之掌禮記

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

及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

之則替尊之則為將軍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

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

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

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文子曰群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

失明戶言上書忤旨或被誅戮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

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應劭漢書注曰掌故傳曰

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

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

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

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苟能

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

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說苑鄒子說梁王

相周九十 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 譬若鵠鶴飛且鳴矣 毛詩曰題彼鵠鶴載飛載

鳴毛萇曰題視也 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

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

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 皆孫卿子文 水至清則無

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鞋纒充耳所以

塞聰 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京賦注曰鞋纒以黃縣為丸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

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

人之義也 論語曰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尚書曰與人弗求備檢身若不

及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

使自索之 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自求

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也趙歧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 蓋聖人之教化

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

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高

范蠡忠合子胥 史記曰勾踐之栖會稽范蠡令甲辭厚禮以遺吳後欲伐吳勾踐復問蠡蠡曰

可矣遂 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

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

齊 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

用李斯計謀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酈食其謂上曰臣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蕃上曰善乃說齊齊王曰

臣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蕃上曰善乃說齊齊王曰

臣說齊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蕃上曰善乃說齊齊王曰

臣說齊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蕃上曰善乃說齊齊王曰

廣以為然延罷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

歷下守戰之備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

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留

以筦窺天以彘測海以筵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爻

理發其音聲哉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彘瓢也文頴曰筵音

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平說苑趙

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

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達天下猶是觀之譬由臚

之鳴鍾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

駟之襲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如淳曰臚音精服虔

曰駟音劬李巡爾雅注曰臚駟一名奚鼠應劭風俗通

曰按方言豚猪子也今人相罵曰狐豚之子是也說文

曰靡爛也土皮切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

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解嘲一首并序

楊子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

哀帝即位封后父晏為孔鄉侯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漢書音義

離不以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

以玄之尚白揚虔曰玄當黑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尚書

王筆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為人綱紀也孔叢子生必上

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也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

之祿說文曰儋荷也應劭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東觀

漢記

曰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
綬漢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轡
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

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應

曰待詔金馬門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

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

史記秦王曰知一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踈獨

說數十餘萬言以樹喻文也說文深者入黃泉高者出

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春秋命曆序曰元氣正

至微也淮南子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蘇林

曰出入無間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招

之纔為給事黃明不長作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載不知一跌

將赤吾之族也廣雅曰跌差也往昔周網解結羣鹿爭

逸服虔曰鹿喻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十二國已見上文

韓趙魏為六四分五剖並為戰國晉灼曰此直道其分

齊北四分五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

春秋保乾圖曰得矯翼厲翻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

橐或斃盡以道服虔曰范睢入秦藏於橐中史記王摛

為誰王稽曰穰侯范睢曰此恐辱我我寧匿車中有頃

穰侯過淮南子曰頗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

先焉擊壘坏而道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應劭曰齊

言多大事故齊人號談天鄒衍仕齊至鄉蘇林曰頡音

提挈之挈頡頏奇怪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怪尚取世

以爲資而已爲之師也言孟軻雖連去聲蹇猶爲萬乘師

資以避下文也頡頏苦浪切

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趙岐孟子章指曰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

海應劭曰會稽東海也右渠搜服虔曰連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折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間之

西前番禺應劭曰南海郡張晏曰南越王都也蘇林曰番音潘後極塗應劭曰漁陽之北界

東南一尉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西北一候如淳曰地理志曰龍勒玉門陽關有候也

徽以糾墨制以鎖鈇服虔曰制縛束也應劭曰束以繩徽弩之徽說文曰糾三合繩也又

鎖何休注曰斬晉之刑也音質

散以禮樂風以詩書

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應劭曰漢律以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結為倚廬以結其心左氏傳曰齊晏相子卒晏

嬰龐斬衰居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感營于八區史記

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陶尚書帝曰人則咨禹汝平水土惟

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時懋哉禹讓于稷契暨皋陶

於阿衡鄭玄儀禮注曰纒與縱同縱所氏切詩曰五尺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

董子羞比晏嬰與夷吾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伯當塗者升

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曰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

夫壁言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鳥飛

不為之少方言曰飛鳥曰雙四鴈曰乘昔三仁去而殷墟三老歸而周熾仁

胥死而吳三種蠱存而越霸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齊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

王聞乃歸與越平越王勾踐遂滅吳又曰越王勾踐返微子箕子比干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與

破吳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五殺入而秦喜樂殺出而燕懼史記曰百里奚亡

也秦走宛秦穆公聞

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殺皮贖之楚人許

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

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奔趙惠王恐趙用樂毅以伐燕也范雎以

折指而危穰侯危穰侯已見李斯上書折指已見鄒陽上書晉灼曰摺指古拉字也力答切蔡

澤以噤吟而笑唐舉史記曰唐舉見蔡澤熱視而笑曰

禁欺稟切今疑甚切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

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

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

說苑曰管仲庸夫也相公得之以為仲父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楚辭曰堯舜皆有舉任今故

高枕而自適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左氏傳

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離也請受而

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

之及堂阜而勝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俟使相

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傳說被褐帶素庸築律巖武丁得

之舉以三公或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趙求救於魏無忌將百餘人往過嬴嬴無

所誠更還見嬴嬴笑之以謀告無忌韋昭曰笑人不知已也或橫江潭而漁服虔曰或七十

說而不遇應劭曰孔丘也已或立談而封侯史記曰虞

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或枉千乘於陋巷呂氏春秋

虞卿燕周曰食邑於虞也或枉千乘於陋巷呂氏春秋

相公見小臣櫻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

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相公曰不

然士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君傲霸王者亦或擁篲而先

區擁篲而行也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是以士頗得信

其舌而奮其筆空際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

則可抵而取之室竹栗切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

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言世尚同而惡

也行趨步也 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

行胡庚切 投跡言不敢奇異也故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司

曰多物將往投跡者衆子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

甲科史記曰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行非孝廉舉非方

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

紫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

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如淳曰周易云雷雨之動滿

消滅為灰炭之實也 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

瞰其室李奇曰鬼神攫擊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

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淮南子曰天道

爰清爰靜游神之庭老子曰知清知惟寂惟漠守德之

宅莊子曰恬淡寂寞虛無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

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今子乃以鷓臯而笑鳳皇執螻

蟻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孫卿雲賦曰以龜龍為螻蟻

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

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史記中廢子謂扁鵲曰臣聞上

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論語曰

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二天命也

折臂捐體免於徵索堉蒼曰徵索翕肩蹈背扶服孟子

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批穰侯而

體也入橐已見上文

代之當也

如淳曰激印怒也善曰史記曰范雎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王乃免相國逐涇陽君於閔外又曰秦昭王母宣太后長弟曰穰侯姓魏名冉昭王同母弟曰涇陽君穰侯曰介者間其兄弟使疎也說文曰抵側繫也音紙蔡澤山東之匹

夫也顛顛折頰涕垂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搯其咽而元其

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

韋昭曰曲上曰顛欺其切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應侯使人

召蔡澤於秦澤入則揖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為相說文曰頰鼻莖也於達切沫西面也呼憤切廣雅曰咽盍也一千切盍音益天下已定

金華已平都於洛陽

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華之事無避也禮歟漢書曰高祖西都

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

之長安適也

漢書曰婁敬戌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輓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

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應邵曰輅謂以木當膏以輓車也論語摘輔像日子貢

掉三寸之內動五帝垂與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

起於枹鼓之間解申投戈遂依君臣之儀得也

左氏傳曰援枹

而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弟子共起朝儀也

呂刑靡敝秦法酷烈尚書呂命

序曰穆王訓夏贖刑禮記曰國家森敝鄧展曰靡音麻

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

也漢書曰相國蕭何摺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

虞夏之世則性矣

服虔曰性猶繆也性布迷切性或作繆

有作叔孫通儀於

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

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于成周

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

狂矣

金曰碑張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也

夫蕭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

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

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隤坻其山堆傍着崩落作

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隕坻丁禮切韓昭坻音若是理
之是字書曰巴蜀名山堆落日坻韓子曰泰山之功
長立於國家日月之
名父著於天地 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

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
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晉灼曰相如
獻璧於此臺

四皓采榮於南山四皓已見上文采榮
公孫創業

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孟康曰公孫弘對策於
金馬門史記曰弘至太

常對策為第一拜為博士又曰驃騎將軍霍司馬
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

長卿竊貨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史記曰文君
夜亡奔相如

卓王孫不得門已八分子文君僅百人錢百萬為富人居漢
書曰伏日切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

劔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
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援劔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

又向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
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割炙割損其炙

也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答賓戲一首并序

班孟堅

求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

譏以無功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
學無功勞於時仕下富貴也又感東方朔

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滂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

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

項岱曰謂庖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論道化也一
定五經垂之萬世後人不能改也分決也謂許由巢父

伯成子高夷齊吳札志自然之決不可變易也善曰淮南子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亦云名而

已矣如享曰唯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左氏傳叔

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言德以

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特盛功不得背其時而獨彰言貴及身與時也是以聖哲之治

棲棲遑遑言貴及時故不避棲遑之意也孔席不暇黑突不

黔青昭曰腰温也言坐不暇席也文子曰墨子無黔突

黔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故起天下之利除萬民

之害也小雅曰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

前列之餘事耳劉德曰取者施行道德今吾子幸遊帝

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師古曰帶大帶冕冠也項公曰浮英華

湛道德英華草木之美故以喻帝德也浮沉其洋溢可

字字或為耽於義雖同非古文也響龍虎之文舊矣孟唐曰響被也蘇

衣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言文章之盛也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項

曰攄舒也翼振枝湊塗騰風雲說文曰湊濁水也使見

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音震言見之者雖影而必駭聞之者雖響而必

驚也爾雅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

曰震懼也獨攄意乎宇宙外銳思於毫芒之內

計切生毛之潛神默記緬以年歲如淳曰緬音巨竟之二巨方

顛抄也曰以巨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劉德曰賈

為緬古雖馳辯如濤波擿藻如春華韋昭曰

物施切藻水草之有文者猶無益於譽取也曰上功曰

鹽鐵論曰文文字繫於春華

最下功

意者且運朝多之策定合會夏之計使存有顯號

三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道爾而笑曰項岱曰道寬舒

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閭道德之實守矣與之

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應劭曰兩雅曰西南隅謂

曰窻一弔切曩者王涂蕪穢周失其馭項岱曰周王失

侯伯方軌戰國橫騫項岱曰方併也軌轍也東西交馳

橫於是七雄虍閼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晉灼曰詩云關

龍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于野其遊說之徒風颭雷激

並起而救之其餘矣飛景附雲煜其間者若粟不可勝載

韋昭曰颭風之聚猥者也音苞晉灼曰雲音畢爾之羣

貌也雲炎輒切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鈇刀皆能一斷韋昭曰搦

摩也女握切韓詩外傳陳饒謂宋燕是故魯連飛一矢

而蹶千金李奇曰已見上文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史記

昭王遺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士出見趙相虞夫秋

發投曲感耳之聲項岱曰歌口吟也合之律度浩蕩而

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李奇曰浩因勢合變遇時之

容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變譎之事風移俗

易乖迂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

人散之韋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

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亡命謂亡君命也善曰左商鞅挾

三術以鑽孝公服虔曰王霸富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

項岱曰奮發也時務謂六國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

之勢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也風發於據傲乘邪以求一日

之富貴言據傲乘邪朝為榮華夕為顛頽福不盈晷禍溢於

世李奇曰當富貴之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

項岱曰凶人謂商鞅之輩臨死敗皆悔恨之且功不可

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辨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

服虔曰韓韓非設辨於始皇章說難既道其身乃囚應

昭曰呂不韋立子楚以市秦利曰道好也項岱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欲以為天秦貨既

下法式上書既終而為李斯所疾乃囚而死

貴厥宗亦墜史記曰秦昭王子子楚質於趙呂不韋賈

楚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華陽夫人立子

楚為嫡嗣秦正楚代正為莊襄王以呂

不韋為丞相竟飲酖而死故云厥宗是以仲尼抗浮雲之

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孔叢子子思曰抗志則不愧於道

浮雲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

天地之間項岱曰皓白彼豈樂為透闊哉道不可以貳

也項岱曰透遠也貳二也君子履端於始歸成於終擬

也聖人之道豈可二行如斯鞅韓非不韋之徒也善曰

說文曰透方今大漢洒掃群穢夷險芟荒晉灼曰發開也

羽夫功廓帝紘恢皇綱項岱曰紘張也皇君也善曰基

字善曰掃即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

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說文曰炎火也謂光照也史記

日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

之如日望之如雲冕錯新書曰臣是以六合之內莫不

同源共流章昭曰六合沐浴玄德史記太公曰

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項

曰蕃盛也零凋病也言遇仕者昌盛參天地而施化豈

不遇者凋病如萬物於天地之間也參天地而施化豈

云人事之厚薄哉項岱曰參三也言漢家之施化今吾

子處皇代而論戰國矐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整敦而度

高乎泰山懷沈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服虔曰敦

也應劭曰爾雅曰前高整丘如覆敦者敦丘也爾雅曰

沈泉穴出穴出及出也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服虔曰

郭璞爾雅注曰敦盂也都回切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襄

周之凶人既聞命矣項岱曰周襄王霸起缺斯敢問上

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

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外繇謨虞箕子訪周尚書曰谷

於傳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

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說苑陳子說邳水王曰審察

公得之而霸也爾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漢書曰張

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

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

董生不惟發藻儒林

鄭玄曰優游不仕也史記高帝拜陸賈為太中大夫謂賈曰試為我

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又曰董仲舒以治春

秋為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或莫見其面 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

言太玄

項岱曰司主也籍書籍也善曰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輒條其篇

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又曰楊雄譚思渾天又撰十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渾天即太玄經也 皆及時

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壹奧

應劭曰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壹苦本切

婆娑乎

術藝之場

項岱曰波娑偃息也場圃講經藝之處也

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

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列炳乎後人斯非亞與

曰聖德明君知賢而納用之也 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

柳惠降志於辱仕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左氏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元命

苞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 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

也 項岱曰言若此之榮名 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

方 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孔 乃文乃質王道之綱

曰或施質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為網維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曰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曰正朔三

而改文質 有同有異聖哲之常 項岱曰有同仕遇而進

再而復 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

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善曰文子曰不言之師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符相譚谷楊雄書曰子雲勤味道

也 神之神聽之名其舍諸 項岱曰有賢智君子行之如

善曰毛詩曰神之聽之式穀與汝 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

聽之式穀與汝

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眠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

千載而流光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王於楚山之中

馮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

之者富失之者貧高誘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傳而

塗之後蛇於江中街大珠應龍潛於潢汙魚鼃媾之項

以報之囚名曰隋侯之珠曰天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左氏不覩其能奮靈德

傳注曰蓄小水謂之潢不洩謂之汙合風雲超忽荒而踈昊蒼也項岱曰忽荒天上也昊蒼

音戢踈與據同謂之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

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

也項岱曰時暗未顯用時也久舊也章明也言君子懷

德雖初時未見顯用後亦終自明達如應龍蟠屈而

升天隋和先賤而後貴也如此是此君子道德之真言屈

伸如一無變也善曰淮南子曰君子之道久而章遠而隆

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項岱曰牙

師曠也管鍾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也毫分秋毫之末分也

善曰纏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

可謂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斤吳越春秋陳

明矣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秦穆公時人也軼過也王良善

御馬伯樂工相馬抗力力抗也三十斤曰鈞千鈞者三萬

斤善曰呂氏春秋薄疑說衛嗣君曰烏獲舉千鈞又况一

斤和鵠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左氏傳曰晉侯

辭

秋風辭一首 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群臣飲燕
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 禮記曰李秋之月草木黃落鴻

雁來 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舫兮濟

汾河 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舟上施樓故號曰樓舫 橫中流兮揚素波 列女傳

歌曰水揚波 簫鼓鳴兮發棹歌 棹歌引 歡樂極兮哀情

多 列女傳陶答子妻 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古長歌行曰

老乃 悲傷

歸去來一首

陶淵明 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

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

歸去來兮田園 式微胡不歸 既自以心為

形役奚惆悵而 淮南子曰是皆形神俱役者 悟已

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往 寔迷

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

十而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 舟遥遥以輕颺風飄

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喜微 毛詩曰馳驅

熹亦熙字也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 毛詩曰衡門之 僮僕

歡迎稚子候門周易曰得僮僕貞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三逕就荒松菊

猶存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逕唯羊仲求仲從之遊皆挫廉逃名不出攜幼入室

有酒盈樽戰國策曰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引壺觴以自

酌眄庭柯以怡顏陸機高祖功臣頌曰怡顏高覽倚南窗以寄傲審容

膝之易安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

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走策扶老以流憩時矯

首而遐觀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百雲無心以出岫鳥

倦飛而知還景殿翬羽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丁儀妻寡婦賦曰時

墜爾雅曰盤桓不進也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子列

親昵絕交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子焉求桓子

曰公孫繆異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

者謂我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說文曰

為善言也劉歆遂初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事西疇

賈逵國語注或命巾車或棹孤舟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鄭

玄周禮注曰既窈窕以尋叔赤疇嘔而經丘曹摅贈石

窈窕山道深埤蒼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毛萇

曰欣欣樂也家語金人銘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

休大戴禮曰君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郭璞遊仙詩曰吾生獨不化莊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已矣

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尸子老萊子曰

間寄也琴賦曰委性命乎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孟子曰傳云孔子三月無君則遑遑

如也孔叢子孔子歌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大戴禮曰天下如一首歌何之

所謂賢人者躬為匹夫而不願富貴莊子華封人謂堯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懷良辰以孤往

或植杖而耘東征賦曰選良辰而將行淮南子要路也司馬彪曰獨住任自然不復顧世論

臨清流而賦詩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毛萇詩傳曰舒緩也琴賦曰臨清流而賦新詩

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家語孔子曰化於陰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生有所乎死有所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序上

毛詩序一首

卜子夏

家語曰卜商字夏衛人也

鄭氏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

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

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

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

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治世之

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

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

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

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譬喻則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宮商相應也譎諫誅歌

依違不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

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

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

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

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

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

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志

也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

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

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

先王王年太王王季文王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

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衷謂中心念

如怨之也无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尚書序首

孔安國

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

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

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典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交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

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辟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

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我定其可知者為隸古
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
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
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九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
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
者承認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
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
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
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
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

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首

杜預

臧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

督荊州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
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
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
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
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禱
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
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
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
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
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
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誡其餘皆即用
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
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
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
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

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
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
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
而柔之使自求之厭飫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
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
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
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
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
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

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臬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

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湏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文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一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

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太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及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

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于獲麟之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春秋何始於魯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

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主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

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一首

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出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

臧榮緒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郡人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卒於家

玄晏先生曰

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古玄靜也晏安也先生學人之通稱也

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

漢書曰傳云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

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列為大夫也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

引而申之故文

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

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

事畢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法言曰詩人賦麗以則昔之為文

者非苟尚辭而已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將以紐之王

教本乎勸戒也說文曰細系也女九切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

得而詳焉夏有五子之說殷有湯頌周監二代之文質之體百世可知

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故孔子采萬

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

知得失自考正也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孔子絀取周詩

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兩都賦序曰賦至者古詩之流也

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辭賦作焉

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

然辭義可觀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焉存其所感咸有古

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漢書

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喻咸有惻隱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蔚為辭宗賦頌之首

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

風雅之則於是乎乖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競為侈麗宏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法言曰

辭人之賦麗以淫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

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孔安國尚書大傳曰誕大也大

者冒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駟不足以

載廣夏接榭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楊

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范曄後漢

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符之禮故
猾賊縱橫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頌以諷

諫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麟集

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煥乎其

蔚也難蜀父老若夫士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

以群分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

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

流宕志反非一時也徐廣史記注曰祖者宗習之謂也

謝承後漢書序曰士庶流宕他州異境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

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公羊傳曰撥亂反正

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益稱其本土險阻環琦可以偏

王埤蒼倉曰環瑋珍琦也而却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

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

已著逆順且以為鑒戒漢書曰甚誘逆之理蓋蜀包梁

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

計殖物之衆寡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

物宜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

矣過秦論曰則不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史記曰太史

頌沐浴家自以為我士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

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

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按左氏傳賓媚人曰疆理天

之物各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周禮曰惟從士且野鄭玄曰體猶分也

思歸引序二首

石季倫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臧榮緒晉書曰崇早修武令有能名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游哀吾慷慨多大志禮記曰不從流俗班固漢書述曰矯矯賈生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臧榮緒晉書曰崇為大司農坐

未被書擅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魏大祖祭喬玄文去官免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周易曰肥道無不利其制宅也却阻

長堤前臨清渠百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楚辭曰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

漢書揚暉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人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出則以游目弋釣為事入

則有琴書之娛楚辭曰忽反顧以游目劉歆又好服食

咽氣志在不朽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傲然有凌雲之操漢書曰司

於九列臧榮緒晉書曰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求歎

尋覽樂篇有思歸引琴操思歸者

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

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

者今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周禮曰播之以八音

賈逵國語注曰黷嬖也毛詩曰茲之求歎也欲歸不得心悲憂傷

援琴而歌作思歸引

漢書曰司馬相如既

奏大人賦天子曰飄飄有凌雲之歎許復見牽羈婆娑

氣仲長子昌言曰節操凌高雲

於九列

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求歎

文選卷第四十五

卷第四十五

三十一



